

毛泽东保护小说《李自成》的创作



姚雪垠

姚雪垠给主席寄去《李自成》

姚雪垠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著名作家，他原名冠三，1910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邓县。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开始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小说。抗战爆发后，曾辗转北平、开封、汉口、四川等地，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和教学工作，并发表了《戎马恋》《崇禎皇帝传》等作品。建国后，在上海大厦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文学院代理院长，后迁居武汉中南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57年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下放到武汉郊区的东湖农场劳动改造。

《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秋天出版后，在当时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称赞者说它是“一部结构宏伟、规模浩大的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贬斥者说它“歪曲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领袖”，歌颂牛金星是“歌颂姚雪垠自己”，甚至还有人联系他的“右派”问题加以批判。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李自成》持肯定、称赞的态度。姚雪垠工作之地的武汉市委顶住来自全国的反面批评，公开表态，组织文章支持姚雪垠。

在艰难时期的姚雪垠既受到鼓舞，又对那种上纲上线的非正常化批评很不服气。他大胆地想到了一向关注文化艺术的毛泽东主席，很想请他看看这部书，便同妻子王梅彩从武汉邮局把《李自成》给毛泽东寄去了。寄书时，他碰到的一位熟人说，主席那么忙，未必会看你的小说。姚雪垠自信地回答：“我看会的。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

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他给毛主席寄去的那部《李自成》，主席不仅收到了，而且在国事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认真阅读了，并对小说和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爆发，冲击一切，《李自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造反派还给武汉市委贴大字报，“控诉”市委曾经压制过他们批判《李自成》的文章，保护姚雪垠这面“黑旗”。然而令姚雪垠奇怪的是，造反派到他家来了几次，却没动手抄家，他本人也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1966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突然对坐在后排的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说：“任重同志，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毛泽东说：“你们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已看过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这样，姚雪垠才躲过一劫。当然他并不知道毛主席救他的内情。

毛泽东病中批示再次保护姚雪垠

那时，毛主席的保护虽然使姚雪垠躲过了抄家和皮肉之苦，但写作已是十分困难了，姚雪垠1970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他听说了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出面保护他的事，于是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共武汉市委写了一封信，请求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继续让他写作《李自成》。

1972年春天，他接到了武汉市委召见他的通知。那天，姚雪垠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入市委办公室，接待他的一位负责同志热情地与他握手，说：“你好！我正等着你呢。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谈吧！”“今天来，主要是想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市委能够支持我继续创作《李自成》后几卷。”姚雪垠见这位领导很认真，就大胆说：“在1965年以前，我已写完了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李自成》第二卷，大约有60万字，但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就不得不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创作。前不久，我才听说毛主席有指示，要对我加以保护，让我把书继续写下去。但至今，毛主席的指示已过去了近6年，我却一直没有继续写《李自成》。为此，我特提出这一要求。”那位负责人说：“你提得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要求。本来，前几天接到你给市委的来信后，市里几位领导同志已交换了意见，并研究决定，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让你立即先‘五七’干校回来创作《李自成》，手续暂不必办，何时正式回来，另外再通知你。”

从此，姚雪垠结束干校劳动回到武汉家中，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创作。湖北省图书馆也接到有关指示，给他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73年3月，姚雪垠正式调回市文化局“创评室”，市委宣传部明确要求，不要让姚雪垠搞杂事，专门创作《李自成》。1975年的国庆前夕，姚雪垠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他一边修改，一边开始写第三卷。可是当时的政治运

动所造成的纷乱环境，使他不得不再次停笔。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当年出版《李自成》第一卷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江晓天此时正好到武汉出差，来看望姚雪垠。他得知写作面临的不利情况后说：“我建议你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请求毛主席对你的支持。”姚雪垠考虑再三，他决定孤注一掷：给毛主席写信！

毛主席看到了邓小平转来的姚雪垠给他的信，并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用粗铅笔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十一月二日

这时的毛泽东已病了很久，而且病情加重，行动、说话都已十分困难；这年7月下旬医生还给他施行了白内障手术，虽然可以看书批阅文件，但写字仍很艰难。即使这样，年事已高而且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仍然关注着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

稿费设立了长篇历史小说奖

毛泽东同意姚雪垠写书的“最高指示”传遍政治局，“舆论总管”姚文元不得不迅速批转。中央有关部门为改善姚雪垠的写作条件，于1975年底将他从武汉调到北京，开始进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学道路的冲刺阶段。就在他潜心修改《李自成》第二卷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姚雪垠悲痛得泪如雨，他愈加感到肩上的责任。这部写了16年的第二卷终于在197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

为报答领袖的关怀，实现

自己的承诺，他立即投入第三卷的写作。伴随党和国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姚雪垠的个人际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他当选为湖北省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2月，71岁的姚雪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还出版了《李自成》第三卷。其余四、五卷，因作者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改用口授记录的方式写作。1997年姚雪垠中风，身体状况愈差，两年里还是坚持着《李自成》最后两卷的修改。《小说》等杂志曾陆续刊登过“崇禎皇帝之死”、“李自成进北京”、“李自成之死”等章节，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

姚雪垠殚精竭虑创作的这部5卷本、300多万字、包括300多个人物的鸿篇巨制，用了42天才于1999年7月全部写完和出齐（如果算上前期搜集资料和构思则时间更长），可谓出版史上的“马拉松”，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长篇历史小说。就在《李自成》最后两卷出版的前3个月，1999年4月2日，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姚雪垠，在北京复兴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9岁。作为为写这部书耗去了几乎整个生命。

随着《李自成》诸卷的正式出版，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当年就获得我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首届茅盾文学奖，又被译成日文后获日本外务省、文部省颁发的文化奖。国内学术界好评如潮。

遵照姚雪垠先生的遗愿，其家人将《李自成》的全部稿费设立了长篇历史小说奖。

于继增/文 摘自《文史精华》

无腿农家女爬着创造滚滚财富

四川省南部县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农民李玉琼在身陷困境、求助无望、下肢完全丧失行走能力的情况下，迎着世人异样的目光，靠着双手的支撑，勤奋而又十分执著地爬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补鞋、卖农资、搞推销……终于不可思议地爬出了一条财富之路。

李玉琼是如何挑战身体极限，奇迹般地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呢？她成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残疾女嫁给老实郎

1969年2月，李玉琼出生在南部县肖家乡老牛沟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她在兄妹5人中，排行第四，聪明伶俐，深得父母的喜爱。3岁那年的那一天，李玉琼突然发起了高烧，持续高烧3天后，李玉琼的双腿出现了红肿和溃烂现象，不久双腿萎缩并丧失了行走功能。

腿不能走，活泼好动的李玉琼就趴在地上学爬。爬行时，她以双腿作支撑，双手拱地，身子匍匐着像青蛙一样向前弹跳。天长日久，她的手掌和膝盖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短小且向外弯曲的双腿则像尾巴一样紧紧地“蜷伏”在身子之下，整个人看起来极像一个只有上半身而没有下半身的半截人。“半截人”每次走出家门都会引来怜悯、好奇与异样的目光。

李玉琼16岁那年的春

天，村里几个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的美女伙伴请来一个摄影师拍照。从来没有拍过照的她听说后，非常想看看照片上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她爬着来到父母面前，请求他们给自己1元钱。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一听差不多急得跳起来，她不但没有给李玉琼钱，反而当场批评起她来：“你一个残疾人有什么好看的？你去照相干什么？你已经这么大了，不要出去丢人现眼好不好？”母亲的话让李玉琼非常难受。

李玉琼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走出家门，摆脱对他们的依赖，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一个残疾人，怎样才能走出家门独立自主呢？李玉琼动起了脑筋。她想，自己儿时就学过毛衣编织了，何不给人织围巾和手套挣一点手工费呢。李玉琼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平时最要好的几个姐妹，让她们帮自己揽点生意。几个姐妹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帮助朋友的最好机会，便暗中寻找商机。很快，李玉琼靠给别人织围巾和手套攒下了10多元的私房钱。

一次，村里来了一位摄影师，李玉琼拿出自己的积蓄，痛痛快快地拍了几张照片。照片送来那天，细心的母亲发现了她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不由分说，将她暴打一顿。

1988年，李玉琼住在县城的姐姐生了孩子需要人照顾，她主动请缨。父母于是用背篋将她背到了姐姐家。给姐姐带孩子期间，细心的李玉琼发现姐夫每天上街给别人补

鞋、补锅、擦皮鞋能挣回不少钱，她觉得这个工作特别适合自己，就利用孩子睡觉的机会爬下楼到姐夫的鞋摊前给他帮忙。一年之后，李玉琼掌握了补鞋的全部技巧，她的举动引起了同住一条街的邻居杨方碧的注意。杨方碧有一个弟弟，叫杨方绿，已经36岁了，由于比较穷且忠厚老实，始终没有人上门提亲。杨方碧觉得，李玉琼虽然残疾但十分勤快，跟弟弟比较般配，便托人到李家提亲。李玉琼的父母不顾李玉琼的反抗，让杨方绿搬到了家中居住。

想方设法赚钱要过好日子

杨方绿住进李家，什么事都抢着干，事事都为李玉琼着想，这让李玉琼非常感动，半年之后，她接受了杨方绿的爱。不久，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93年，李玉琼待产住进县妇幼保健院。当医生告诉他们需要700元的剖腹产费用时，她和丈夫一下怔住了：自己手上只有200多元的积蓄。杨方绿流着泪四处求情，终于凑齐了全部费用。

李玉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出院不到一个月，父母就强行与他们分家。分家不久，常年年在附近乡镇给别人打短工的丈夫杨方绿患上了慢性胃炎，被迫回到家中休养。

李玉琼再次萌生了做小本生意的念头，一天，李玉琼爬出家门下地锄草，无意中看到邻居提着一双皮鞋准备到集市上去补。她眼前突然一亮，何不效仿姐夫，上街替人

补鞋呢？

那天上午，李玉琼枯坐了两个小时，摊点前都没有一个人过来。她不由得暗暗叫苦。快到十点钟的时候，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十分友善地朝她走来，老人打量了李玉琼一番，然后摸索着从荷包里掏出5角钱，朝她扔去。李玉琼知道老人把自己误会成乞讨者了，她叫住了老人：“老人家，我是来补鞋的，不是来乞讨的，谢谢你的好意。”老人一听，又把她打量一番，“哦”了一声，然后给她提醒：“你选择这样僻静的地方补鞋，谁来找你呢？还有，你说你是补鞋的，怎么没有看见补鞋的机器呢？你还是换一个地方吧！”

老人的一番话提醒了李玉琼，她爬着将摊位转移到了集市的入口处。说来也怪，李玉琼刚坐定，摊位前就涌过来一群人。他们像发现外星人一样围着李玉琼议论起来。李玉琼听着这些刺耳的话，感觉一双大眼睛像钢针一样扎向自己，李玉琼朝人群扫视了一眼，然后微笑着问他们：“你们需要补鞋吗？”听到这话，那些等着起哄看热闹的人不再议论了，纷纷知趣而去。

看热闹的人走了，并不意味着顾客就来了，李玉琼拿出一双从家里带来的破鞋一针一线地补起来。她的这一举动很快就发挥了广告效应，十多个人提着需要修补的鞋来到了摊点前。补完第一双鞋，她收了对方两毛钱……

一天下来，李玉琼采取手工的方法给顾客补了50多双

鞋，她长着老茧的双手被磨破了皮，弯曲的脊背疼得几乎伸不直。

一年下来，李玉琼不仅用挣来的钱治好了丈夫的病，还清了一切债务，而且还有了一点积蓄。第二年，李玉琼举家租住了肖家场上。她发现无论是场镇上种地的农民还是附近的村民，他们种庄稼都比较喜欢使用油枯。李玉琼便动员丈夫再租一间房子用作出售油枯。

酿白酒酿出滚滚财富

1999年，李玉琼的油枯生意已经没有什么油水可言了。与此同时，她发现，肖家场上的白酒十分畅销。李玉琼分析一番后，觉得白酒生意有利可图，便让丈夫到镇上的小作坊里学酿酒技术。

2000年9月，李玉琼就把家里的一切托付给丈夫杨方绿，自己爬出家门，到县内各个乡镇考察白酒市场。考察结果，她觉得南部县永庆乡水源好，位置较为偏僻，比较适合修建白酒作坊。她估算了一下，修建酿酒作坊至少需要10万元左右的资金。李玉琼到银行贷了款。当年10月，李玉琼的酿酒作坊在亲戚的反对声中修建完工。

经过一番周折后，李玉琼爬着帮助丈夫杨方绿酿造出了第一批酒。她发现，这批酒口感差，苦味太重，要求丈夫杨方绿调一下味道。杨方绿按照老师传授的那样去调味，结果10多吨白酒全都变了味，根本就无法喝。

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杨

方绿第二次酿造出的酒味美爽口，效果非常令人满意。李玉琼让丈夫在家守候，自己则带着酒具到离家不远的杜家井推销。如何才能将自己的白酒销售出去呢？李玉琼动起了脑筋。她想，年轻人喜欢讲究排场，对散装白酒不感兴趣，向他们推销意义不大。中老年人比较实际，喜欢喝散装白酒，而不喜欢喝瓶装白酒，他们应该是散装白酒的主要消费群体。同时，白酒能吸引人的地方首先就在于它的气味，自己把它们密封在酒坛子里，气味没有泄漏出来，别人怎么认识自己的酒呢？想到这里，李玉琼带着载有白酒的车子爬向那些中老年人集中的地方，然后停下来，故意不小心将一小半瓶酒洒在了地上。浓郁的酒香立刻在空中弥漫开来，“好酒”“好酒”的赞叹声随之回响在了耳边。一个小小的酒广告让李玉琼迅速打开了局面，她带去的100多斤白酒很快被抢购一空。

几天之后，李玉琼推销完了10吨白酒，10吨白酒带给她一笔可观的利润。她为此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为了迅速提高市场的占有率，李玉琼每到一处卖酒都要打一张收购高粱的广告牌。李玉琼说，这样一方面可以消除部分顾客担心白酒是酒精勾兑的疑虑，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原料采购的成本。就这样，李玉琼凭着顽强的毅力爬着自己的白酒推销到了南部县和周边县市的部分农村，她因此获得了滚滚财富。

（谢绝转载、上网）张杨